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古本水滸傳 第四十七回 公孫勝門法斬邱玄 呼延灼賺城捉高讓

話說高知府手下那位先生，姓邱，名玄，號稱玄真子，自言曾在泰山學道，胸具八九玄機，熟讀六韜三略，行兵佈陣，無有不精。高讓敬禮如神，事無大小，都要和他商議。當下邱玄進入衙中，高讓便說：「目下梁山泊賊兵犯境，來勢洶湧，先生有何良策？」邱玄道：「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，見今賊人既然自來送死，便請領兵出城廝殺，替你家太守哥哥報仇。」高讓大喜，立刻傳下號令，整點軍馬，統領大小將校出城。邱玄另有三百六十名甲士，個個精強勇悍，善能戰鬥，都是他平日教練成的，號稱黑虎軍，好不了得。高讓和邱玄各上了馬，三百六十名黑虎軍前後擁護，二人並騎出城，把兵將兩下排開，列成陣勢，鳴鑼擊鼓，只待廝殺。且說雙槍將董平引領前鋒部隊，直抵寇州城外，小校報說本州知府引兵在彼迎敵。董平笑道：「這廝想是活得不耐，要來槍尖上討死。」便令眾軍直逼城下，列陣相對，把強弓硬弩壓住陣腳。只聽得兩軍中發三通播鼓，吹兩次畫角，眾軍齊吶一聲喊，董平手執雙槍，飛馬而出，大叫：「識時務的，何不早獻城池。」高讓在馬上看見董平旗號，說道：「原來此賊。」便回顧兩傍眾將，喝聲：「誰人出馬先殺此賊，立個頭功。」只見官軍隊裡一將，姓段，名起，拍馬舞刀，出陣喝道：「董平，你這廝好不識羞，你已降了梁山賊寇，還有臉面到此耀武揚威。」董平大怒，挺槍便刺。兩個戰到五七合，董平手起一槍，把段起挑於馬下。便把馬匹一拍，舞動雙槍，直沖過來，卻被一員統制官躍馬迎住。這統制官叫做何文，使一口渾鐵大砍刀，只三五合，又被董平一槍刺中心窩，擲下馬去。高讓大叫：「董平逆賊，殺我兩將，誓不干休！」邱玄道：「太守休急，此賊猖獗，待俺出馬除他。」高讓大喜。只見邱玄除去頭上冠兒，披髮仗劍，肩背葫蘆，身騎黑馬，直到陣前。董平喝道：「是何鬼怪，且自賞你一槍！」邱玄見董平厲害，慌忙舞劍招架，哪裡是董平對手，不到十合，撇開一劍，撥馬便走。董平怒髮，拍馬趕來。邱玄早將葫蘆蓋揭去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，葫蘆中沖出一道黑氣，頃刻散漫半天，昏昏慘慘，許多細沙鐵屑似的東西，向人身上打來，打著的皮肉焦痛，好生難忍，梁山泊人馬登時大亂。邱玄引三百六十名黑虎軍，乘勢掩殺過來，沖得人馬四下奔躡，七零八落。多虧宋江引軍趕到，極力鎮壓，公孫勝又仗劍念咒，破了邱玄法術，方才把軍馬收住，只見前鋒諸將，面上略有損傷，人馬折去半數，只得退下十里下寨。

官軍得勝而回，合城文武將，無不歡樂。邱玄教高讓分撥一半人馬，去城外下寨，互為犄角之勢，防備賊人攻打。高知府回入衙門，設下豐盛酒筵，宴請眾文武，即席商議軍情。筵間，高知府親手斟酒，奉與邱玄道：「今日全仗先生之力，殺得賊人魂亡膽落，倒退數里，其功非小，請飲此杯！」邱玄接來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俺看梁山泊有一人雲龍公孫勝，神通廣大，道法無邊，我家哥哥，就被他破了法術喪命，先生明日出陣，也須留神！」邱玄笑道：「太守放心！這廝便有一半點兒妖法，何足為奇，俺明日出戰，便先下手將他拿來，替你家太守哥哥報仇。」高知府道：「仰仗！仰仗！若能破得賊人，便順路上豐田鎮去，會合了宿大戶，直到梁山泊，搗巢滅穴，把這夥叛逆都滅了，功勞真個不小。」邱玄得意洋洋，眾文武眉飛色舞，直飲到盡歡始散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梁山人馬退下十里，下了寨柵。當夜宋江和公孫勝、花榮並騎出帳，遠遠望到官軍營寨，但見都是青色燈籠。公孫勝道：「董平日間大敗，俺早知是遇的妖法。見今望得這青色燈籠，果有會行妖法之人在內。」花榮道：「明日接戰，務令大家加意提防。」一夜無話。次早小校報導：「官軍中有人搦戰。」宋江大怒，隨引眾頭領出寨，一齊都到陣前，雁翅般兩下分開。只見對陣一員將官，騎馬挺槍，往來馳走，旁若無人。宋江道：「哪位兄弟與我出馬，立斬這廝首級。」沒遮攔穆弘一聲答應，舞刀縱馬而出，戰到十五個回合，那將力怯，回馬望本陣而走。穆弘趕去，只見旗門下奔出一位先生，披髮仗劍，手擎法環，身跨黑馬，異樣裝束。董平指著叫道：「此人便是會使妖法的，大家留神！」穆弘迎住邱玄，不到三合，邱玄把法環只一搖，一道紅光直射過來，穆弘翻身落馬。這邊眾頭領慌忙搶出，把穆弘救回本陣，但見當胸衣甲上一個大洞，宛如火燎一般。正驚異間，一員頭領怪吼一聲，飛馬直奔過去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妖法傷得我麼？」眾人看時，卻是急先鋒索超。索超掄起巨斧，對準邱玄便砍，邱玄躲過這斧，只將法環一搖，紅光飛到，索超鬚發都焦，慌忙撥馬跑回本陣。這時惱了混世魔王樊瑞，催坐下馬，仗手中劍，直取邱玄，邱玄又把法環搖動，射出紅光，樊瑞將劍頭一指，紅光登時消滅，樊瑞大笑。邱玄見破了法術，不由心慌，急向胸前探出一面銅鏡，唸唸有詞，連連將法環搖動，只見鏡中飛出千百道紅光，射向梁山隊中，化為火燄，烈烘烘亂燒人馬。邱玄高擎銅鏡，搖動法環，三百六十名黑虎軍在前，背後官軍跟著，一齊掩殺過來，梁山泊人馬哪裡立腳得住，一片聲只叫苦也，紛紛潰走。公孫勝連忙仗劍招訣，念動咒語，向坎地上撮起一朵烏雲，蓋了赤日，頃刻降下一場大雨，打熄火燄，方才解了這場危急。邱玄大獲全勝，鳴金收兵，自回城中去了。宋江等退到一處草坡下，收住軍馬，雖是燒燬幾個營帳，折損多少人馬，且喜眾頭領略受浮傷，不曾有一個傷命。宋江吃了這個敗仗，十分焦急，便對公孫勝說道：「俺看這廝妖法厲害，不知先生可能破他？」吳用也說：「這廝比高廉更凶，不知行的是何妖法？」公孫勝道：「貧道已看出來了，此名離光寶鏡，祭煉時甚非容易，見在夏令，赤日當空，他正好借太陽真火，來燒我的人馬。方才我施的喝雲遮日法，掩住真火，也是一時權宜之計，此鏡厲害，實屬無法可破。」宋江道：「如此奈何！」吳用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一清先生，你若是肯依我的話，小生倒有個主見在此。」公孫勝問：「是何策？」吳用便道：「你家師父羅真人，道法高妙，是個當世神仙，欲破此鏡，除非前去求拜他不可。」宋江道：「此去薊州路途遙遠，如何得及。」吳用道：「前日戴院長趕來告急，哥哥分兵去後，戴院長卻留在軍中，不曾回豐田鎮去，今可教他與一清先生做伴同行，路上便快。」宋江、公孫勝齊說：「很好。」立將戴宗召到，打點起隨身衣服，二人都做道家裝束，別了宋江、吳用，縛起甲馬，上路便走。公孫勝去後，吳用便教樊瑞作起一片大霧，護定寨柵，官軍屢次前來搦戰，這裡布下埋伏，守住中軍，只不出戰。

只說公孫勝、戴宗二人，在路趕了一日，忽見一人對面趕來，把手招招，喝聲：「行人住步！」戴宗連忙收了神行法，立定看時，卻是個青衣道童，唇紅齒白，天真瀟灑。只聽得那道童叫道：「清師兄，你往哪裡去？師父想你。」公孫勝一看，原來是自己的師弟。便道：「我要回山去拜師父，並探望我家老母。」那道童道：「清師兄，不必去了，你的事師父都已知道，特地教我下山，送一件法寶與你。」說著，便向背上取下一個幡來，雙手奉與公孫勝。公孫勝跪地接受，向北再拜罷，那道童道：「此名天一神幡，是個仙家至寶，你拿回去，如見敵人擎起鏡子，放射火燄，速將此幡向彼招動，口念『父天母地，水火坎離』八字真言，妖法自破。」公孫勝一一聽好，謹記在心。那道童又取出一封書信，說道：「這是師父親筆寫給你的，待打破寇州以後，命你照書行事；老母平安，勿必掛念。」公孫勝又接了羅真人書信，那道童便與分別，自行回山覆命。戴宗在傍看著，驚得呆住了，好半天不做聲。公孫勝拍著戴宗肩頭，叫聲：「戴院長，見今俺師父賜下神幡，俺們好回去破敵了。」戴宗歎道：「羅真人真當世神仙也！」當下公孫勝背上神幡，懷了書信，二人重又駕起神行法，徑回自家營寨。宋江、吳用見了，好不歡喜，樊瑞便將大霧收去，準備廝殺。

且說寇州知府高讓，那日勝了梁山人馬，便差人上豐田鎮探問，勝敗如何，若抵敵不下時，這裡再發援兵相助。差人去後，接得宿大戶回報導：「前日打了幾陣，曾拿下兩個賊人，殺得林冲大敗；不想後來賊人來了救應兵馬，平添生力，見在只是相持不下。」高知府道：「恁地還好，俺派陳提轄在彼幫助，他家教師又了得，不爭會吃賊人的虧。」高讓因梁山泊堅守營寨，並不接戰，好生難忍。邱玄道：「太守也休性急，這賊人早晚是死。」過了兩日，高讓和邱玄正坐衙中吃酒，小校忽報：「梁山泊賊人今日出寨搦戰，被這裡將官接住，此刻正在城外廝殺。」邱玄笑道：「他耐不得，來送死了，俺們便去。」邱玄和高讓並馬，引領三百六十名黑虎軍，出到城外，但見沒遮攔穆弘飛馬往來，官軍隊裡已有兩人丟命。穆弘大叫：「只要取高讓、邱玄兩顆腦袋。」邱玄哈哈大笑，仗劍縱馬，出到陣前道：「姓邱的老爺來也！你這廝，前日不曾取你性命，又來討死。」穆弘不答，舉刀便砍。只三個回合，邱玄撥轉馬頭，就勢裡探出銅鏡，穆弘一見，回馬便走。邱玄喝聲道：「疾！」一手舞劍，一手高擎銅鏡，拍馬趕來，登

時紅光四射，火燄橫飛。公孫勝正在壓陣，背上急取下天一神幡，口念八字真言，對面迎去，把神幡連連招動，紅光火燄，頃刻消滅無蹤。邱玄大驚，慌忙伏劍念咒，再欲作法，公孫勝早放出一個霹靂，把鏡子打得粉碎。宋江在高阜處望見，便把紅旗展動，轟天雷凌振引領炮手沖出，架起大小號炮，一齊向對陣施放，官軍中登時大亂。宋江又將青旗展動，只聽得眾嘍囉喊一聲「殺」，魯智深、武松、孔明、孔亮四條好漢，引步軍當先沖殺過去，那黑虎軍雖然勇猛，怎禁得四人如狼如虎，鋼刀亮處，宛如滾瓜切菜，排頭兒倒將去，官軍亡魂喪膽，四下奔竄。

再說邱玄當下被霹靂擊碎寶鏡，慌了手腳，急將馬匹一拍，奪路而走。公孫勝大喝一聲，放下神幡，仗劍追趕。邱玄逃到一處，猛聽得炮聲響動，一彪軍馬攔住去路，當先一員頭領，卻是百勝將韓滔，厲聲高叫：「妖人休走，俺已等待多時！」邱玄心慌意亂，砍了幾劍，撥馬奪路走時，只見正南上又撞出雙槍將董平，大喝：「邱玄下馬！」邱玄魂飛膽落，哪敢交鋒，倒轉馬匹，再向正北而走。奔到一個山坡左近，喘息方定，天目將彭玘又引一彪軍馬殺來，眾嘍囉齊聲高叫：「好邱玄！你的法寶哪裡去了？」邱玄此刻還敢答話？將劍尖只一指，隨身作起一團黑霧，撥馬疾走。正走間，只見斜刺裡撞出混世魔王樊瑞，仗劍拍馬上來，喝散黑霧，當路攔住。邱玄見四面沒一個自家人馬，又無路可走，只得咬緊牙關，仗劍捨命來鬥樊瑞。只見左邊搶出八臂哪吒項充，右邊奔來飛天大聖李袞，三條好漢，丁字兒把邱玄逼住。戰不多合，項充大吼一聲，只一標槍，把邱玄擱下馬背，李袞上前，一刀砍做兩段，取了首級便走。公孫勝半路迎著，好不歡喜，一齊都回軍中來。這些人馬埋伏，都是宋江、吳用預先佈置。這一陣，殺得官軍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城外寨柵，焚燒乾淨，高讓引敗兵殘卒逃走入城，緊閉城關，再不敢出。黃昏時分，高知府因失了邱玄，少個體己人商量大事，兀坐衙門中，正沒做理會處。忽聽得外面一連報導：「大事不好，梁山泊兵馬殺進城關也！」高讓登時面如土色，驚惶無措，只叫：「快快備馬，我們且走。」左右慌忙將他擁出衙門，扶上了馬，剛走上一條大街，只見前面火把照耀，如同白日，數百嘍囉，簇擁著馬上一條好漢過來，卻是雙鞭呼延灼。火光下，呼延灼看得分明，馬上一個官員，正在逃走，連忙拍馬上前，只一鞭打下馬來，眾嘍囉拿住看時，正是本州知府。呼延灼喝令綁了，且解投州衙裡來，聽候宋江到來發落。你道呼延灼如何入城？這也是吳用施的妙計，趁城中人心慌亂之際，教呼延灼裝做官軍模樣，直叩北門城下，詭稱豐田鎮大敗回來告急，賺開城門，引兵殺將入來，拿了知府。

話休絮煩。且說呼延灼賺開城門，眾頭領一齊撲奔入來，奪了城關，便使人去飛報主帥，宋江整軍進入寇州城裡，傳下將令，休得傷害百姓，一面出榜安民，秋毫無犯。次日天明，宋江坐在州衙大中堂上，先令取出府庫財帛，倉廩糧米，以及高讓所有家私，將半數散放窮苦百姓，半數裝載上二三十輛車子，叫孔明、孔亮、燕順、鄭天壽四員頭領，先護送上梁山泊去。卻把知府高讓，和他一家老小良賤三十餘口，一齊處斬。其外拿住的文武官員，分別善惡，貪污虐民者斬首，清廉者釋放。宋江一一發放完畢，便行出城，只見家家門口焚香點燭，眾百姓扶老攜幼，挨肩疊背，擠滿了大街小巷，都來看梁山泊義士宋公明。只聽得大家歎氣道：「我們剛得一日好日子過，可惜宋公明卻又走了！」宋江離了寇州，下令一齊拔寨，全軍向豐田鎮進發，且待打破鎮子，滅了洪彥、宿大戶，再行回山。